



名著图文馆

Rubaiyat of Omar Khayyam

杜拉克插图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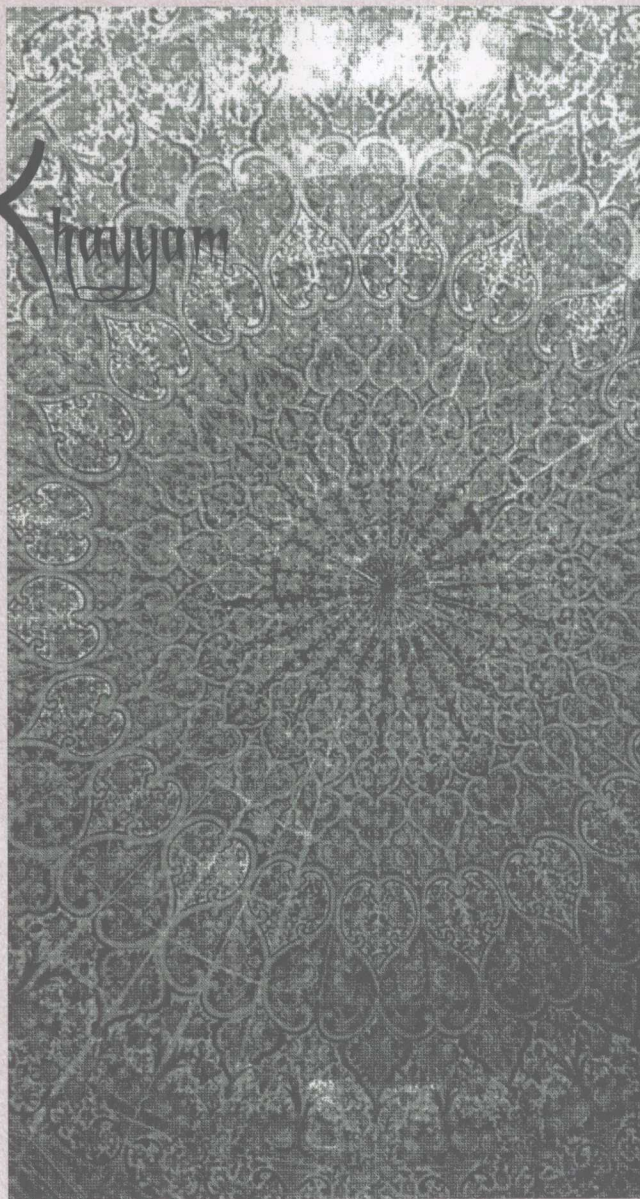
鲁拜集

[波斯] 莪默·伽亚谟 著
Omar Khayyam

[英] 费慈吉拉德 英译
E. Fitzgerald

[法] 埃德蒙·杜拉克 绘
Edmund Dulac

郭沫若 译



杜拉克插图本

鲁拜集

〔波斯〕莪默·伽亚谟 Omar Khayyam
著

〔英〕费慈吉拉德 E. Fitzgerald
英译

〔法〕埃德蒙·杜拉克 Edmund Dulac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出品人：周殿富
总策划：崔文辉
策划编辑：张晓辉
责任编辑：杨洋
封面设计：书衣坊·朱赢椿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拉克插图本鲁拜集 / (波斯)伽亚谟著; (英)费慈吉拉德英译; (法)杜拉克绘; 郭沫若汉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1

(名著图文馆)

书名原文: Rubaiyat of Omar Khayyam

ISBN 978-7-5463-0078-8

I. 杜… II. ①伽…②费…③杜…④郭 III. 诗歌—作品集—波斯帝国 IV. I373.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5197 号

书	名: 杜拉克插图本鲁拜集
著	者: [波斯]伽亚谟
插	图: [法]杜拉克
译	者: [英]费慈吉拉德 郭沫若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 北京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7.75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 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 ISBN 978-7-5463-0078-8
定	价: 30.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发行部负责退换)

编者前言

1923年,郭沫若翻译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的诗集《鲁拜集》完成,交上海泰东图书局印行。此后,这一译本久印不衰,成为华语世界译介《鲁拜集》最精彩的版本。

郭沫若先生翻译之时,正是他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奠基作品《女神》甫告完成之际。此时他正是意气风发,踌躇满志,颇有一览众山小之感。在译序当中他引用屈原、贾谊、刘伶、李白,并且说道:“读者可在这些诗(指其所译《鲁拜集》)里面,寻出我国刘伶李太白的面孔来。”旁若无人的豪情于此尽收眼底。

这种堂皇的表白,在目前网络式民主甚嚣尘上的时候很得一些人的诟病。然静言思之,郭沫若先生的倡言实非狂妄。我们读他的《凤凰涅槃》,那洋溢的激情便像极了李白的作品;我们对《鲁拜集》的翻译亦当如是观。在形式上和 content 上,郭沫若先生的译笔达成了真正的统一;至少相较费慈吉拉德的英译,可谓形神兼似,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好译品。相形之下,目前网上流传的以绝句形式翻译的版本,起码在形式上便失了一分。因为,真正能代表李白风格的诗作,毕竟还是他的那些七言古诗啊。

这也就是我们的编辑原则之所在。我们此次出版《鲁拜集》,选取的是郭沫若先生 20 年代之初译(上海泰东书局 1928 年 5 月第 4 版),将先生早期的译笔呈现给读者,令读者更加充分地领略 20 年代之初译者激情澎湃的太白遗风。同时,除了书中明显的手民误植,我们对先生的用词亦不做改动,包括与目下通行译名不同的译名,因为这些翻译往往与译者的翻译行文联系在一起,不便擅动。因之,我们此次呈现的,实在是最存其真的郭译《鲁拜集》版本。

书中的费慈吉拉德英文译本,亦为原书所有,我们只是借助通行译本做了一点校订的工作。而书中的插图,即为法国插画家 Edmund Dulac(1882-1953)的著名作品,其中典雅雍容、细腻温存的东方气息,最得广大读者的欢迎。

编者

目 录

上篇 导言

I. 读了《鲁拜集》后之感想

II. 诗人莪默·伽亚谟略传

下篇 鲁拜集

诗百零一首(英汉对照)

注 释

上篇

……



……

导言

I 读了《鲁拜集》后之感想

人类的精神尚在睡眠状态中,对于宇宙人生的究竟问题,尚不曾开眼时,是最幸福的时代,是还在乐园中居住着的时代,不识不知的童稚,醉生梦死的俗人,他们正是这种最幸福的人,他们的乐园便是这眼前的天地。少吃两枚饼干,少得两种玩器,少掬一堆财物,少博一项功名,便足以使他们哭泣,但是他们终不会知道人生的最大的悲哀是何物。唯其不知道,正是他们的幸福处,正是他们的可怜而又可羡慕的特典。但是人终不是永远的童稚,人终有从醉梦之中醒来的时候,在这时候我们渐渐晓得把我们的心眼睁开内观外察,我们会知道我们才是无边的海洋上一叶待朽的扁舟,我们会知道我们才是漫漫的黑夜里一个将残的幽梦。我们会知道我们才是没破的监狱内一名既决的死囚。

科学对我们说,我们所居住的这个银河系统的宇宙,是有限而无限的;宇宙中一切的质与能,在辗转相变,一格兰母的质化成三亿四千万“马力时”的功量;宇宙中无数的太阳在发射无量的光能,在凝集成灿烂的螺旋星云而别成一新星系统……变化无论矣,但是为甚么会有这宇宙存在?宇宙的第一原因,假使是有时,究竟是甚?

科学又对我们说,一切生物都是由于原始的单细胞生物进演而成。一切的个体不成于唯一之细胞则为唯一的胎原细胞之所分化;细胞的要素是蛋白质,炭水化物,脂肪;织成这三种要素的原质,不外 N、H、C、O、S、P 等简单的原子——其实这些原子已非简单,各个原子的内容都是一种极复杂的宇宙;量子电子便是这宇宙中的恒星行星, N 已可以分为 H 与 Helium 了……然而量子电子究竟为甚么存在?它们的第一原因,假使是有时,究竟是甚?

科学不能答应我们。答应我们这种问题的权能,在它的职分之外,也怕是在我们人类智力的范围以外。

形而上学者假拟出一个无始无终的本体,宗教家虚构出一个全能全智的上帝,从而宗仰之,冥合之,以图既失了的乐园之恢复;但是怀疑尽了头的人,这种不兑换的纸币,终究要失掉了它的效力。

于是对于既决囚所剩下的几条路径:

第一,便是自然的发狂,

第二,便是人为的自杀,

第三,便是彻底的享乐。

古今来的思想家,自茧自缚,终而至于发狂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了。

我国的大诗人屈原,他便是彻底怀疑派的一人,他在《天问》《卜居》之中对于宇宙人生发了许多的疑问,他是知道上帝的名称的,他也是知道本体的悬拟的,你看,他在《远游》中假仙人王子乔的口歌道:

道可受兮而不可传,

其小无内兮其大无垠。

毋滑尔魂兮彼将自然,

壹气孔神兮于中夜存,

虚以待之兮无为之先,

庶类以成兮此德之门!

他曾梦想上天,但升至中道又失了航路。形而上学的灰色的理论,也终究于他无补,他终究跳在汨罗里面死了。

他的后继者贾谊,也和他取了同样的路径。他知道:

天地为炉,造化为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安有常则,千变万化,未始有极。忽然为人,何足控揣?化为异物,又何足患?

——《鹏鸟赋》中语

但是他终究不能“知命不忧”，他终究悲伤哭泣，以至于夭折了。

幸而不至于发狂，对于生之欲望过于强烈，不能自杀，或不肯自杀的人，大悟一番后，他所能走的路径，便只有彻底享乐一途。或积极的享乐，或消极的享乐，想陶醉于一种对象之中，以忘却此至可悲怜的自我。司皮诺若(Spinoza)陶醉于神，歌德陶醉于业，便是积极的一种。歌德的化身“浮士德”，他在泯却了自杀的念头以后，他的宇宙观是“Im Anfang war die Tat”(泰初有业)。宇宙自有始以来，只有一种意志流行，只有一种大力活用。从这种宇宙观所演绎出来的人生哲学，便是：

Du im Leben nichts verschiebe;

Sei dein Leben Tat um Tat!

(汝在生中无所用乎徒倚逶迤；
让汝一生成作为业与业之连锁！)

所以浮士德与靡非时妥匪勒司契约时，他说：

Nur rastlos bestaetigt sich der Mann.

(堂堂男子只有孜孜不息。)

他要献身于陶醉之中，献身于至痛苦的受用，人生一切的痛苦都要在他内部的自我中领略，把一切的甘苦都积在胸中，把自身的小己推广成人类的大我。

我只从这世界之中跳过；

我把捉着一切欢乐的头毛，

不满心意的，我抛去了它，

不能持久的，我让它跑掉。

我只一面贪求，一面完成，

完成之后，我又贪寻，

我的生涯犹如暴风驰骋

我初犹大力盘旋，

今则踟蹰满志。

地上的事物我已尽知，

我终不能向天外逃去；

俛眼望天，幻想上帝的，

只是痴愚！

立定脚根且向周围看罢！

世界对于有为之人不是无语。

何用在永远之中盘旋去！

这便是歌德的“坚决地生活于全，善，真”(Im Ganzen, Guten, Wahren resolute zu leben)的注脚。把一己的全我发展出去，努力精进，圆之又圆，灵不偏枯，肉不凌辱，犹如一只帆船，既已解缆出航，便努力撑持到底，犹如一团星火，既已达到烧点，便尽性猛烈燎原，这便是至善的生活，便是不伪的生活。这样生活，我说它是一种彻底的享乐主义，它的究竟是把我们的无可如何的生涯，百无聊赖的自我，趁心地消磨了去，趁心地忘却了去。这便是享乐主义的积极的一种。

但是人的体魄各不相同，人的意志也各有强弱，更想到身死之后，一切事业终归于已无有，于是可怜的既决囚，便不得不成为消极的 Epicurian 了。

蟋蟀在堂，岁聿其莫。

今我不乐，日月其除！

(唐风·蟋蟀)

山有枢，隰有榆。

子有衣裳，弗曳弗娄。

子有车马，弗驰弗驱。

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有栲，隰有杻。

鲁拜集



Rubaiyat of Omar Khayyam

子有廷内，弗洒弗扫。

子有钟鼓，弗鼓弗考。

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山有漆， 隰有栗。

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

且以喜乐，且以永日！

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唐风·山有枢)

这是我们周代的无名诗人的享乐态度。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

(《古诗十九首》中第三首)

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

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

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

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

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

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

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

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古诗十九首》中第十三首)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

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

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

(《古诗十九首》中第十五首)

这便是我们汉代的无名诗人的享乐态度。

这些诗人，不必尽是哀伤时事的失意者，也不必尽是酒精中毒(Alcoholism)的病夫，他们的心灵正为一个永远不能解决的疑问所据。他们的生存日月为一种眼不能见的存在所剥削，他们不能睁着眼睛做梦，他们也不能无念无想冥合于自然，他们也不能恢宏意志没我于事业，永远不能消去的悲哀，只有即时行乐，以溺死一切于酒，所以酒便是他们的上帝，便是他们的解救者，便是他们唯一的爱人了。我们试读刘伶的《酒德颂》罢。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是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

我们试读李白的《春夜燕桃李园序》罢。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

这种人的态度，不能以功利的尺度去测量，不能以道德的标准去批评，不能以酒精的毒害去威胁，他们正于饮酒的行为之中，发现出一种涅槃的乐趣。近代颓唐派的诗人，陶醉于 Hashisch，陶醉于 Opium，陶醉于 Curaçao，也正是这种消极的享乐主义的表现。他们的行为的动机，和佛陀舍身出家是一样，没有那种愚蠢的释迦要向他们说教，即使有人要向他们说教，二豪只好遭蜾蠃的讥评(见《酒德颂》)，子产只好受朝穆的嘲笑了(见《列子·杨朱篇》)。

II

诗人莪默·伽亚谟略传

我在上面叙了一长篇的冒头,我的目的只是在想介绍一位波斯的诗人莪默·伽亚谟(Omar Khayyam)。诗人的生日,迄今没有人知道,大概是生在十一世纪的后半。有人说他是死在一一二三年的,但是也不大的确。他的故乡是在可拉商州(Kharassán)的纳霞堡(Narshápúr)。可拉商州在波斯的极东,为亚细亚大陆之所拥抱。气候温和,土地丰美,适于农业。绵类之栽培最盛。棉织物、绢、呢等类自古驰名。更产突厥玉及其他诸种宝石。纳霞堡州之首府,位于州之北部,在莪默当时,乃波斯文化的中心地点。

莪默的姓,伽亚谟(Khayyam),其意为“天幕制造者”(Tentmaker)。有人以为莪默必以制造天幕为糊口之资,故以“天幕制造者”为其诗人的雅号(Professor Cowell、Fitzgerald 即主张此说)。此种雅号通行于波斯诗人之间,如阿塔耳(Attar)意为“药材师”,如阿塞尔(Assár)意为“榨油者”之类。有说恐系其父之职业。又有人说,诗人幼年所住的学校有点贵冑的性质,恐怕制造天幕的人,或者其子弟没有入学的希望,亚拉比亚族中有伽亚谟族,以制造天幕为业,莪默的祖先恐系由亚拉比亚迁入波斯者。

诗人幼年的学校便在纳霞堡,据他的学友尼让牟(Nizam-ul-Mulk)的纪录,说是当时有一位最大的哲人野芒(Imám Mowaffak),在纳霞堡教书,尼让牟的父亲遣他来此就学。尼让牟在此遇着两个意气相投的学友,一个是奔沙伯(Ben Sabbáh),一个便是莪默·伽亚谟,尼让牟是图司(Tús)的人,奔沙伯是阿里(Ali)的人,只有莪默是纳霞堡的土著。他们读的是可兰经典,研究的是古代传说——他们的学校大概是和我们中国往昔的散馆差不多了。有一天他们三人相聚,霍山(Hasan 即奔沙伯)向尼让牟和莪默说

道：“世间一般的信仰，都说野芒先生的弟子会得幸福（当时的信仰凡读可兰经及古代传说者皆能得幸福，如我国以前读五经三传之类）。但是我们假使不能都得幸福时，那时我们将何以互相援助？”尼让牟与莪默答道：“随便怎么都好。”霍山便说：“那么我们大家当盟立一誓，无论幸福落与谁人，他都应得均分，不能专享其利。”尼让牟与莪默都应承了。后来尼让牟入了宦籍，竟做到当时的教王阿尔士朗(Alp Arslan)的宰相。

尼让牟做了宰相之后，他的两个旧友来访他。尼让牟请于教王，授了霍山的官职。霍山嫌升进太迟，他把官职弃了，后来竟做了专以杀人为能事的依时美良派(Ismailians)的一种宗派的首领。他在一〇九〇年占据了里海南岸山国中的阿拉牟提城(Alamút)，十字军时有名的“山中老人”(Old Man of The Mountains)便是他了。他的学友尼让牟，后来也是他刺杀了的。诗人阿塔尔叙尼让牟将死时说道：“啊，上帝哟！我在风的手中走去了”——这正和莪默诗“来如流水去如风”句（见后译诗第二十八首）相类。

莪默去访他的学友——尼让牟宰相——的时候，他不要官职，只向他说：“你能给我的最大的赐与，便是在你的福庇之下，使我得静居于一隅，扩展科学的利益，并祝你福寿康宁。”宰相便从纳霞堡的财库中每年赠他一千二百密(Mithkál 不知合中币多少，待考)的年金。

莪默居于纳霞堡以至于死，一生之中忙于各种智识之探绎，于天文学的智识之丰富尤为当时的白眉，在马利克夏(Malik Shah)教王时，他得了多大的赏赐，改正蒋牟西古历的时候，他是委员八个学者中之一人。改正后的新历名叫 Jaláli，从一〇七九年三月十五日起施行。据英国史学大家 Gibbon 的批评：“时之计算比鸠良历(Julian year)精确，与各利果良历(Gregorian Style)相近。”（请参看《创造周报》第九号张资平的《关于各利果良历之计算》一文）他又做了些天文图谱，做了部亚拉伯文的代数。

诗人的外的生活，我们所能影影模糊地知道的，便只有这么一点。关于他的临终时另外有种传说，说是是从他的弟子宽雅(Khwājah Nizami of Samarcand)传说出来的。宽雅说：“我常常和我先生莪默·伽亚谟在一园中会话；有一天他对我说：‘吾墓所在之地，北风会吹蔷薇花来覆罩。’我怪他所说的话，但是我知道他的话不是没有意思的。几年后，我偶去访纳霞堡，我走到他长眠的地方，啊，奇怪！那是恰在一座花园之外，果木带着果实把它们的树枝从园墙伸出，花片飞在墓上，墓碑是埋在花里。”——这种美化了的传说，恰合于诗人之永眠；正如李太白之死，人以为捉月骑鲸而去；印度

诗人伽毗死后,尸化为白莲(见太戈尔《One Hundred Poems of Kabir》的序传中)之类。然从此传说中我们可以晓得一种事实,便是莪默有他的弟子。有人说他也是在纳霞堡教过书的。他是死在尼让牟之后。(以上的叙述大抵取材于 Fitzgerald's "Omar Khayyam the Astronomer-poet of Persia"一文中)

莪默的诗名,在他本国却不甚著。他的诗集《Rubaiyat(四行诗集)》据 Fitzgerald 所举,原文有四五种类,各种所含首数亦各不同,少者百五十八首,多者五百一十六首。其译为英文者以 E. Fitzgerald 为始。——Fitzgerald 一八〇九年生于英国 Suffolk 州之 Bredfield。父姓本系 Purcell,父死后,改依母姓。生平与 Thackeray、W.H.Thompson、Tennyson 等为友,爱花,爱音乐,爱舟游,使之永远不朽,与莪默·伽亚谟之名如双子星座之 Castor 与 Pollux 二星者,便是他的《Rubaiyat》的英译。他是死于一八八三年。

Fitzgerald 的英译,是一八五七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一版只是一种小小的 Pamphlet,并且是没有记名的,出版书店伦敦 Quaritch 把它丢在四片尼均一的书匣里,甚至减价卖到一片尼,也还没有人要。一八六〇年 D. G. Rossetti 先发见了这部译诗的好处;接着 Swinburne、Lord Houghton 也极力称赞,一直到一八六八年又才出了第二版。其后七二年、七八年出了三版四版。第一版只有七十五首,第二版最多,有百一十首,第三四版均百零一首,次第和语句均各有不同。我此处所译的是他的第四版。第一版我在 Henry Newbolt 所选的《英国诗文钞》里看见过。第二版我看过竹友藻风的日文译本,只有第三版我还不曾得见。

Rubaiyat 本是 Rubai 的复数。Rubai 的诗形,一首四行,第一第二第四行押韵,第三行大抵不押韵,与我国的绝诗颇相类。我记得胡适之的《尝试集》里面好像介绍过两首,译名也好像是“绝诗”两字。《Rubaiyat》的英译,在 Fitzgerald 之后,还有 E.H. Whinfield、N.H. Dole、J. Payne 诸氏的译本,据说对于原文较为真实,可惜我都还没有见过。原文我不懂,我还读过荒川茂的日文译品(大正九年十月号的《中央公论》),说是直接从波斯文译出的,共有一百五十八首。我把它同 Fitzgerald 的英译本比较,它们的内容几乎完全不同,但是那诗中所流的精神,是没有甚么走转。翻译的工夫,到了 Fitzgerald 的程度,真算得与创作无异了。

以下我据 Fitzgerald 英译的第四版,重译成汉文;读者可在这些诗里面,寻出我国刘伶、李太白的面孔来。

